

《简明汉语逆序词典》里“咬”这个词条里只有两个：反咬和小咬。没有土咬。土咬大概是古玩界之独用词吧？

我有十多件古代的土咬状的玉器，如图所示左面第一是玉璧，第二是玉圭（古代玉的礼器也就是璧、圭、琮、璜四样，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璜是礼北方的，圭礼东方），左三和左四则是玉蝉，这两件玉蝉看上去已经被土“咬”得弱不禁风，我都不敢把它们握在手里盘玩，恐怕弄碎了。

十多年前刚刚得到这些玉器时我不懂什么土咬，心说怎么那么脏呢？还粘着泥巴？于是，用刷子刷，结果呢，刷不掉；再用水泡，也是泡不掉；用手使劲搓，还是搓不掉……一位爱收藏的朋友立刻制止我：这是古玉器特有的，叫土咬，这些泥土已经成为玉器的一部分，除非用砂轮打磨它，否则很难去掉。

原来如此，原来这土咬不是土粘，而是一口咬住，咬上几百几千年，绝不松口。这些玉器自从被带入陵墓，被埋入坟地，地下水开始浸泡，土浆开始沁入，各种物质开始影响，玉质渐渐变得疏松，玉变得不再透明，也许它们本来像年糕似果冻那样滋润，经过几百甚至上千年的

土咬,咬住了什么

◆ 童孟侯



土咬，瘦身了，老裂了，出现橘皮纹了，于是形成了玉器的土咬。

土咬是指有蚀斑和蛀孔的玉器，它们土沁味浓重，有的土咬呈褐色，有的呈浅黄色，并且有深浅不等的过渡。

我拿了我的“土咬”请教一位古玩藏家，他反复看后说了一句：你的尖首圭和璧，应该是齐家文化吧？

哦，倘若真是齐家文化，那就有来历了，中国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

和齐家文化可谓中国古玉器三大系列，齐家出土的玉器，有青海玉、黄河玉、马衔山的白玉和青玉。那么我这两件古玩，是齐家的吗？

如图所示的两件玉蝉，它们的正面有多处土咬，背面更重，已经石化，几乎看不到本来面目。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有土咬的古玉，也没有心思盘玩，总觉得它们没有原来的玉器那么纯粹和完美，灰头土脸的。我个人体会，土咬和土沁是

不一样的，土沁是沁入体内，土咬是“咬”住玉器的表面。

然而，土咬是鉴别古玉的一种好办法，但凡有土咬的，基本是一件古老的有年代的玉器。

现在有人用猪血和黄土搅拌之后铲入大缸，然后把新玉器埋进去，埋上它一年两年，玉器上便有了土咬的模样。这是不法分子用来以新充旧的，或者说是民间艺人用来仿制的。但是冒充的老玉器，只要仔细看，仔细摸，仔细洗，是能够分辨是新咬还是旧咬的。

那么，有土咬的玉器能不能通过数年的精心盘摸，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精彩？有这个可能，但不能百分之百地恢复。盘玩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必须慢慢等待，玉是随人的，是“活”的，它会“吐灰”，它会消除部分“钙化”，用新的面貌报答主人。

土咬不仅仅发生在玉器上，出土的古砚台和古瓷器都可能土咬。我有两个小碟子，是航海界一个朋友送我的，它们是从海底沉船上打捞上来的，上面有抹不掉的海泥土咬。可惜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那两个小碟子，不知被我塞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土咬玉器，我的收藏不多；土咬一门，我了解肤浅，专家来指点吧。

饭盒子的起落

◆ 侯宝良

我家还留着这只用过几代人的铝制饭盒子，又称“饭格子”。因为是轻巧的金属制品，以前俗称“钢精”饭盒子。而后相继出现的塑料、不锈钢、微晶玻璃等材质的便于携带的生活器皿都属于它的“后代”。它们交替出现在我们日常起居中，足以说明当代人生活变化之快。而只有这只钢精饭盒子的使用年代最久、最难忘。

这只饭盒子是一位爷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带饭用的，它替代了之前像铁道工人手提灯那种老式的饭格子，当属时髦用品了。年轻的爷叔在学校当校工，好面子的他常用报纸包起它如书本夹在手里，像老师一样去学校上班。

我们用它，是因上中学路远了，每天就用它来带午饭。就着家里的冷饭和菜，由学校教师食堂蒸热就对付着。当年提倡艰苦朴素的生活，有好吃的还不敢放在饭上面显摆。再说国家困难时期也吃不到什么美味佳肴。只是难得乡下亲戚送来自己饲养、宰杀的兔肉、鸡肉、羊肉等，大人都舍不得吃，告诉我好吃的藏在饭盒子底下，饭面上就盖些霉干菜、豆腐干之类。虽说不尽懂事，但吃饭时会尽量避开大家，倒不是小气，就怕传开影响不好。

后来大家工作了，吃饭在单位食堂，饭盒子换岗了，只是储存东西。我在宿舍里常用它放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烧半夜饭，用于冬天的中班后充饥，既省钱，吃得又暖和。去野营时几个小伙伴用它搁在河滩上，找些枯枝败叶烧山芋、烤芋艿别有情趣，即使被烟熏黑，用黄沙、炉灰一擦就亮。

改革开放初期我调到没食堂的单位工作，又碰着带饭问题，于是这个饭盒子又陪伴着我。天热带饭菜容易变馊，那么就买些米放在单位里，上班前就淘点米放些水在饭盒子里，摆到锅炉房的开水罐上蒸，中午就是香喷喷的一盒米饭。此时市面上早有漂亮的塑料饭盒，但蒸饭还是非它莫属。

真正能替代它的不锈钢饭盒子，外观锃亮易于清洗，更有品位，就是价格高，自己还舍不得买。之后有先进的微波炉加热了，就使它们退避三舍。有了微晶玻璃制品、耐高温的密胺器皿。饭盒子又被用来存放干货，后来传说铝制品含有重金属污染有害健康，那么这只感情深厚的饭盒子就被无奈地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我现在经常看到这种饭盒子的结局，不是被丢弃在拆迁现场，就是在装修后的废弃堆里，像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我十分看重这只将有六十多年历史的饭盒子，它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故事，会启迪自己不忘曾经的经历，懂得当下来之不易的发展。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风吹绿了大地，百花开始迎风展舞。室内花瓶也渐添春色，暗香浮动，大有“春色催人醉，伴君春常在”雅趣。因此，在古代，“插花”与“焚香”、“点茶”、“挂画”一起，合称文房“四艺”。

花瓶，起源已无从确认，但早在新石器、陶器时代，当进化中的人类对植物有了认识，并开始利用器皿的时候，就造了花瓶的雏形。从晚唐五代开始，摆设花瓶渐渐兴起，至两宋已蔚然成风，这可能与我国家具的变化有关。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长凳、方凳、扶手椅、靠背椅等已逐渐普及民间，适宜摆放香炉、花瓶的花几也进入仕林，于是风雅有了安顿之处，花瓶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南宋诗人曾几的《瓶中梅》诗就是明证。

花瓶不仅有美化居室的作用，而且还寓意“平平安安”。因此宋以后花瓶更是走红，其品种也逐渐丰富、多样。其摆放也有讲究，正如明收藏家屠隆《考盘余事》在《文房器具笺》中所说：“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花瓶按材质分，有陶瓷花瓶、玻璃花瓶、木质花瓶、金属花瓶、

香色伴君春常在

◆ 朱亚夫

橡胶花瓶、竹艺花瓶等；按形状分，有多角瓶、盘口瓶、净瓶、玉壶春瓶、梅瓶、贯耳瓶、弦纹瓶、多管瓶、葫芦瓶、洗口瓶、蒜头瓶、瓜棱瓶、花口瓶、盘口长颈瓶、凤首瓶、鸡腿瓶、连坐瓶、天球瓶等，其中有三种款式，具有代表性。一是净瓶，是传说中观音菩萨所持之瓶。二是葫芦瓶，其形酷似葫芦，因其谐音“福禄”，为民间所喜爱。三是赏瓶，汉族陶瓷艺术的珍品，始于清雍正朝，初作赏赐之用。其器型来源于玉壶春瓶，传世品形制基本相同：撇口，细长颈，肩部装饰凸弦纹，圆腹，圈足。

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而且，单种鲜花难成艳，有了花瓶，就没有这种遗憾。既可天天赏鲜花，也可将不同的雨花相拥入瓶，这样相映成趣，而且花瓶还有一个妙处，就是能将原本的田野之趣，移入室内。在文房内，置一瓶花，那更是平添清趣，催发诗兴画意。因此仕林文人都喜欢在自己的书房陈放花瓶，《红

楼梦》大观园中的才子佳人，其居室都少不了瓶花的情影。著名现代画家吴野洲先生的书房名“小瓶花馆”，就有这样的雅趣。当年“小瓶花馆”富有田园风光，书斋的窗前是他家的一小院，院内有红杏绿蕉蔷薇花，石榴翠竹棕榈树，虽不是名木珍花，却也四季飘香。因此他的书房小瓶中每天更换鲜花，有“满院清风干竹舞，古瓶香插四时花”之雅称。

花瓶已成居室，尤其是美化书房的重要陈设之物。品鉴、选购花瓶应该注意几点：一是拿花瓶时，须一手托底，另一手把牢器身，千万不可用一手抓住花瓶口沿拿起。放置时，要轻放、摆平，以防倾倒。鉴赏时要脱掉手上的戒指等硬物，谨防划伤釉面或磕缺口沿。二是选购时要查看瓶底是否平稳。可将花瓶放置平台上，用手轻轻碰触，看它是否会摇晃。三是查看瓶身颜色是否均匀，表面是否有颗粒、气



泡；口部是否有割口、崩茬等。

笔者的陋室中也有十来只花瓶，除那代表性的三种款式外，还有一只多功能的合成瓶（见图）它由三节组成，上部是一只侈口直颈花瓶，中部是一只圆鼓的水盂，下部是一方平底的圆形水盂。三部分从下到上，由冲天松梅图案组成。合则是一只花枝招展的花瓶，分则俨然是三个文房之宝。构思精巧，造型美观，放置案头，是谓“文房之花”，堪称玩味。

说来也许大家不信，扮演绍剧电影《三打白骨精》中的师徒四人曾经在我家乡绍兴王城村的老屋里住过！

我认识《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是很早的，因为我出生在绍兴乡下，从小就听到父母亲一遍一遍地讲他们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绍兴大板”（即绍剧）戏文后的故事。特别是我父亲，用现在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超级“绍粉”。他一边讲戏文一边嘴巴里还



“师徒四人”在我家

◆ 马蒋荣

会哼着“米索米莱多多拉多、米索米莱多多拉多”的绍兴大板基本曲调。至于绍剧演员中的六龄童、七龄童、十三龄童、筱昌顺、陈鹤皋等，以及小六龄童、六小龄童等人好像是他的邻居一样可把他们的故事信手拈来侃上半年。因此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小人书就是《西游记》，

等到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借来了《西游记》原著看。当然最熟悉最喜欢的戏剧和神话人物也是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

到我十一二岁时，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开始放映了，那简直就像是我父亲那样的绍剧迷们的节日。他们实在太爱看了，不怕花钱买电影票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我也被带去看了好几场。我还学会了孙悟空、猪八戒的几句台词。

大概在1967年下半年“三秋”大忙后，住在老家的老爹写信告诉我，前段时间由大队领导安排，老屋堂前二楼朝南的一大间住进了四个人，说是绍剧演员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支援“三秋”大忙的。一个星期时间这些演员和我老家的老爹老妈相处不错，他们除了到大队学习、田里劳作外，就和

我老爹老妈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他们自己挑柴烧灶吃饭，水则和我家共用七石缸里的井水，但这一星期水缸里的水都是由这些演员们去下街头水井里挑来的。

几天过去，他们的身份就“暴露”了，原来他们都是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绍剧电影的原班人马，有六龄童、筱昌顺、陈鹤皋等人，据说只有演猪八戒的七龄童没有来。

现在，这“师徒四人”还住在我家，不过，现在的师徒四人不是真人，而是艺术瓷人！我是在1986年由杨洁导演，六小龄童主演的电视剧《西游记》如火如荼、万人空巷播出时，去家附近的瓷器店买来的，一来因为非常喜欢《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置放在家的玻璃柜中不时可细观端详这些可爱之神仙；二来这师徒四人的艺术瓷人，虽然不是什么名家大师作品，但也不落俗套，用憨态可掬、神形俱佳来形容决不过分，看到的人无不说好。

